

社会学思维与智能社会研究

冯仕政^{*}

智能社会研究,无论是为了在理论上解析社会,还是为了在工程上仿真社会,都离不开对社会的思考,都要求不断提高社会学思维。如果缺乏社会学思维,智能社会研究将沦为既没有社会关怀也没有社会内容的纯数学算法。就当前而言,对智能社会研究最大的挑战和突破,也许莫过于将对智能的算法与对社会的思考更好地结合起来,避免重算法而轻社会,或者重社会而轻算法的不良倾向。

在这两种倾向中,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的是前一种,即重算法而轻社会。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算法在学科和技术上门槛更高,本身就更让人敬畏,并且非内行人难以置喙和批评,因此也更容易“拥兵自重”;二是现在社会对智能仿真的市场需求极旺,只要有个算法,就基本不愁销路和出路,即使社会方面的思考差一点,也影响不大,故而往社会方面用功的压力不大、动力不强;三是人人都社会生活中,让人感觉无须特别学习和琢磨,也能拥有若干社会常识和智慧,如果再加上一些算法差不多也够用了。如此种种因素,如果不有意识地加以克服,智能社会研究就可能变成纯粹的算法研究,最终形成的产品,尤其是工程类产品,不仅无助于社会发展,甚至会反社会。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思维呢?它与算法通常依据的数学思维又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从一个形象的案例说起。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被考过一个“脑筋急转弯”：“树上一共 10 只鸟,猎人开枪打死 1 只,请问还剩几只鸟?”小朋友们不虞有诈,往往会自信满满地脱口而出：“还剩 9 只!”不料大人拊掌“奸笑”：“哈哈,错了!一只也没有了!剩下 0 只鸟!”

小朋友们大惑不解：“10 减 1 不是等于 9 吗?怎么会等于 0,一只也不剩?”

答曰：“因为中枪的虽然只有 1 只鸟,但其他 9 只鸟因为担心落得同样的下

^{*} 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场,吓得纷纷飞走了。”

“脑筋急转弯”的道理就在这里:小朋友们少不更事,把题目完全看作一个数学题,把鸟与鸟的关系完全看作一种数量关系,所以只要加减乘除就可以了。而大人毕竟多一些社会阅历,会想到鸟与鸟之间还有一层“社会”关系,知道鸟会视彼此为同类,当一只鸟中枪时,其他鸟会物伤其类,虑及自己的未来,还是走为上计,以求平安。

注意到某物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离散的、孤立的个体,而是把自己与他者看成一个互有关联的同类,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到一个“类”里去思考,这就有点社会学思维了。然而,这还只是一种初级的、发育不够充分和精密的社会学思维。

事实上,打死1只鸟,到底还剩几只鸟,得看这个“社会”中鸟与鸟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须知,鸟与鸟之间并不总是像上面“脑筋急转弯”设想的那样,是情同手足的“同类”关系。现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首先,如果被打死的那只鸟是“众鸟公敌”,那么不仅其他9只鸟会留下来,而且会有更多的鸟闻声而来。就像一个地方的黑社会被铲除了,营商环境大为改善,商家就会结伴而至。

其次,不妨更仔细设想一下,如果鸟类“社会”内部不是这么简单地分化成两个界限分明的营垒,而是错综复杂地分化成更多的阶层,那么,打死一只鸟,根据鸟与鸟之间复杂的敌、我、友关系,也许发生的情况是:飞走三四只,观者五六只,招来七八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后,再进一步,阶层分化就一定会引起对应的行为分化吗?不尽然。由于“阶级意识”没有觉醒,认识不到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情况所在多有。如果是这样,即使中枪的那只鸟是它们的同类,其他鸟不仅不会四散飞逃,反而会饶有兴致地留下来围观。就像鲁迅小说《药》所写的那样,当革命志士被押赴刑场的时候,愚昧的群众不但没有悲伤,反而奔走相告,摸黑也要去看热闹。

经过这么一番解析,那么,树上到底剩下几只鸟,就成为一个难解的谜案。它固然不是如数学想象的那么幼稚,但也不是如“脑筋急转弯”想象的那么简单。最终会是什么情况,得基于观察和调查,需要仔细、深入地分析。这个过程,显然离不开社会学思维。如果没有社会学思维,就会像“脑筋急转弯”那样,顶多洞察一点常识就不错了。

当然,鸟类“社会”没有那么复杂。上述种种情况,不过是以鸟类“社会”作

比,实则说的是人类社会。但不管怎样,了解人不像数字那样是一个一个的,而是既分化又聚合,最终形成一坨一坨的,这就是社会学思维。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人们是怎样不断地聚散离合而变成一坨一坨的。易言之,第一,人是结群的,不是离散的;第二,群是有差别的,不是均质的。如果说得更简洁一点,社会学思维可被概括为两个关键词:一曰“联结”,二曰“团结”。其中,“联结”关心的是人们怎样打破个体状态而形成群体,“团结”则关心人们在联结过程中怎样“厚此薄彼”而引起群体之间的分化。

然而,当前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甚至一些社会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把人纯然看成一个一个相互没有联结的数字,然后在那里做各种加减乘除、指数对数,算法虽然复杂,但思维却很贫乏,因为它忽略了人的基本社会属性——联结和团结。而智能社会研究,从学科渊源上天然地更接近和亲近数学思维,更有一个怎样在数学思维中融入社会学思维的问题意识。

比如,在社会计算领域有关于所谓“自然语言”的研究。事实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没有什么语言是自然语言,所有语言都是社会的,都具有社会性。这表现在,语言是人们相互联结和团结的工具,会因联结和团结的状态不同而发生分化。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言说,会采取不同的口气和语词。如果不注意这种分化而简单地进行机器学习,就很可能把出现频率很高的语料当作通用的口气和语词,不分场合地到处使用,就像现在网上的机器客服一律采用很嗲的语气,开口闭口都叫“亲”一样。当然,对社会学者来说,怎样把社会学思维通过算法和数学工具予以实现,是一个同样甚至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社会学者必须注意克服理论的傲慢,虚心向计算学者学习。